

人生感悟

# 幸福的钥匙

彭富富

晚上一个人在河边散步,走走停停,边走边欣赏两岸的夜景,一直耽搁到八点才想回家。可是下意识地一摸,皮带上吊着的那串钥匙居然不见了,这惊出我一身冷汗。那串钥匙太重要了,如果丢了麻烦不少。

我顺着散步的路线倒回去找,天色渐渐暗下来,哪里能找得着。我不甘心,于是给老婆打电话,请她在家里找一找,看看是否我把那串钥匙忘在家里了。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小,因为我的那串钥匙从不离身的,我也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。果然老婆很快回复说,她在家里找遍了角落,也没有发现钥匙踪影。

钥匙到底是什么时候掉的,说实话我也不清楚,我只知道自己晚上八点发现钥匙不见了。想起自己今天在山边的农家乐喝茶,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老板打电话,问他们今天晚上收拾茶庄时是否捡到了一串钥匙。可是几分钟,老板说问遍了服务员,也没有谁说捡到了钥匙。

看来我的这串钥匙是真丢了,那一刻我的心里顿时怅然若失。这串钥匙陪了我五六年,每天我走路的时候,钥匙间还会叮叮地发出一些撞击声,那是一种非常悦耳的声响,它让我心里觉得踏实。我特别喜欢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,砰的一下,防盗门就拉开了,那种熟悉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每天上班用钥匙打开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,下班回家又用一把钥匙打开家门,看见老婆在家里忙忙碌碌的,那种家庭的温馨氛围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可是,我现在回家不能按门铃或者敲门了,这让我特别不适应,感觉自己不是这栋房子的主人,而成了一个小过客。

小时候,我特别羡慕父亲腰上挂着一串钥匙,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,挺神奇。于是,我就央求父亲给我一把钥匙,让我也过过瘾。因为同学中很多人都有钥匙,他们有自己的房间,就把那把钥匙用红毛线穿起来,吊在脖子上,像一串装饰项链,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。我看着他们胸前的钥匙,特别羡慕,就想用手去摸一摸。

那个同桌女生说:“这是我的卧室门钥匙。你莫非没有卧室么?有就像我这样,用毛线穿起来,套在脖子上,不会把钥匙弄丢的。”我吸着嘴张了张嘴,实在没办法回答。因为我和哥哥一个卧室,那把钥匙被他套在了脖子上。可是我又不甘心,于是提高嗓门说:“谁说我没有卧室啦?我有,明天我就把钥匙带到学校里来。”

回家后,我缠着父亲要卧室门钥匙。可是钥匙只有一把,父亲没办法,只得得到街上配了一把交给我。第二天上学,我神气活现地把钥匙用红毛线穿起来,套在脖子上,趁着下课的时间,在教室的巷道里走了一圈,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就像将军似的,特有成就感。

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,打开一扇门,可是我们的心门呢?有些人就算是夫妻,每天待在一起,也不能窥知对方的内心。朋友,你找到打开爱人心门的那把钥匙了吗?如果没有,我劝你趁早放弃吧!因为夫妻之间也是有隐私的,我们得尊重彼此内心的秘密,这样的感情反而更加持久,更有魅力。

世相百态

# 夜来争吵声

绮梦

昨天睡到半夜,突然被楼下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惊醒,是一对夫妻,丈夫的声音很大,情绪激动地在责备下夜班的妻子为什么晚归,说从接到他的电话后到那时爬也该爬到家了,妻子辩解的声音很低,听不清说的什么,只听见丈夫盛怒的质问和骂骂咧咧。

我看了看表,已是夜里十二点半了,发出如此大的声音难道就一点也不顾别人的休息吗?看来这个男人的素质不高,不要用什么妻子可能有外遇来原谅他自己的粗鲁举止,就算他的猜测是真的,这样大喊大叫就能解决问题了吗?都说家丑不可外扬,他却满世界地嚷嚷什么王八、绿帽子,还咆哮:“我要离婚,我要离婚。”我估计不止我们这个楼,恐怕半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“宣言”。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已被他自己的猜疑弄得快疯了,我想他若是真有心离婚的话不用喊,回去离就是了,在这大声嚷嚷恰恰说明他压根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离。没一会他倒是不喊了,我以为他们回家了呢,可是刚迷糊着,又听到妻子低声喊“你干什么,你放手”,好像是丈夫在抢妻子的手机,然后又又是丈夫的破口大骂和两人的撕扯声。再次看表,夜里一点多了。

我不知道楼上其他被吵醒的人是什么反应,反正我懒得真想推开窗户让他们回家吵去,可是也怕那个在气头上的二蛋男人会拿石头砸我家玻璃。我只能说对那个男人表示理解,但一个大男人做事要沉稳,如此的冲动于事无补的,如果妻子的心真的不属于他了就不用留恋,如果还是猜疑那对家庭的破坏力是不用说的,但不管怎么样大半夜的这样大喊大叫影响别人休息总是有些不太好,尤其是对那些晚上容易失眠的人来说则又将是一个难熬的夜晚。

这半夜的插曲扰了我本来的好梦,再次睡着的我做了一个很不开心梦,让我早上醒来很不开心。

人在途中

# 父亲出书为公益

李金鹏

父亲年轻时在农村生活,干体力活落下了病根,患有类风湿关节炎,胃肠也不是很好,一到下雨天或是阴冷季节,身体就会难受。我带他到医院看过病,不过像类风湿和犄角骨疝的小病其实挺难治。

一到冬天,母亲时常常跟我说:“你爹昨天没睡好,浑身都疼,现在吃得也少了。”每当听到这些,我心里就很难受,如果给老人吃止痛药物,对身体并不好,可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好办法。

那天,我去陪老人吃饭,母亲笑呵呵地说:“你爹这几天去遛弯,认识一个老中医,给了个偏方,专治关节疼。他试了试,还挺管用的,疼痛少了许多。”父亲虽然只上到初中,文化不高,但有写日记的习惯,他把那个老中医的方子记了下来,说以后再有好的方子也记下来,说给其他患病的老人们。

父亲喜欢遛弯,经常结识老朋友,聊天也是无话不谈。老人聊天也就是聊儿孙工作、饮食健康等话题。孔子说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,这话不假,即使再不起眼的人,身上也有一两项技能或生活经验是别人不知道的。父亲吃了病的苦,所以有关健康疾病的话题很是上心,哪个老人有偏方或是好的生活习惯,以及应付



疾病的法子,他都会一一记下来。时间长了,父亲发现一个问题,很多老人咬字不清,或是有较重的方言,说不清楚,父亲很难听明白,回来整

理成文字非常困难。我给父亲买了一个录音笔,叫他和人聊天时录下来,回来我们一家人帮着分析,实在不行就找个懂方言的朋友“破解”。

经过一两年的积累,父亲搜集的有关养生保健、治病偏方,以及老人长寿经验有几百条,很多得到了验证。父亲想,要是能把这些养生保健的知识说给其他老人就好了,可是口耳相传并不方便,父亲才认识多少老人呀。

我想给父亲出书本,内容是老人快乐指南、处理子女关系、健康饮食以及治病小偏方。这些偏方与养生心得绝不是从其他书籍上抄来的,是无数老人的生活经验,全部得到验证有效果的。我们自费印刷了1000册,多以成本价卖给其他老人,遇到经济困难的,父亲则免费赠送。

因为出书只是为了老人的健康,并不想赚钱,这本书没什么广告,只在网上发了几个帖子,主要还是靠老人的口碑相传,半年内卖了600本,父亲笑着说,用不了半年,这书就脱销了。

父亲成了“作家”,老人都叫他“健康使者”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# 留言条

万家灯火  
刘敬胜

我下班晚,回到家时,女儿不知道跑哪里玩了,到了晚上还不回来。我找了好几个地方,才在同学家找到她。回来的路上,我教育她:“你跑出去玩可以,一定要给爸爸妈妈说一声或者留个纸条,好让我们知道你去了哪里。”

女儿倒听话,自从我说完,每次出去玩前,她都在卧室的门上留一张纸条,甚至我和老婆在家时她也不来,我那个气啊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抬眼望见电视上有一个纸条,我拿来一看,上面写着:爸爸,是你不让我贴门上的,你找不到不能怨我,我去同学家玩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回到家,女儿没在家,门上也没留言条,左等也不来,右等也不来,我那个气啊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抬眼望见电视上有一个纸条,我拿来一看,上面写着:爸爸,是你不让我贴门上的,你找不到不能怨我,我去同学家玩去了。

花季雨季



# 幸福女人三件事

鲍海英

女友梅,当初应老公要求,结婚后,从单位辞职,回家做了全职太太。可好景不长,老公在外拈花惹草。她本可不离婚,因为老公已经回心转意,并决定痛改前非,可她不肯原谅老公的感情背叛,他们还是离了婚。

虽然,她得到了一笔补偿,但那些钱,只维持了她两年的生活。离婚后,因她无经济来源,孩子归了男方,她没了婚姻,没了孩子,又没了工作,真成了一个“三无”女人。

梅的遭遇,让我生出了同情。身为女人的我,自然而然地想,在梅一生中,可有可无的事太多了,但无论怎样,一个女人想要收获幸福,有三件事要牢记。

第一件事是,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追求。事业追求,绝不是男人的专利,女人有了事业,就会有稳定的收入,在经济上就会独立,只有经济独立了,才能维护自己体面的爱情和尊严。恋爱时,男人总会说得天花乱坠,会爱你一万年,说得女人成了“傻瓜”,就有辞职回家甘当“保姆”的。其实,男人的事业再好,那也是他自己的,女人和那个男

人的关系,是靠婚姻来维持的,这世界变数太多,一个红本本,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个个绿本本。

第二件事是,女人要会经营婚姻。婚姻之于女人,犹如衣服之于人体,女人没有婚姻,人生就不会感受到温暖,就会使人觉得凄凉,比如张爱玲的感情生活,就如一口古井,任由后人怎么淘,淘出来的总是一地清冷月光。爱情是花,能使女人浪漫甜蜜,婚姻是根,能让女人找到归宿。如果一个女人选择单身,就好像圆满的月亮缺了一角,左看右看总是一种残缺。所以,不能万不得已,不管是嫁了王子还是嫁给了贫民,女人都要守好自己的婚姻,并要学会经营。

第三件事是,女人要抚育好儿子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干得好,也没有嫁得好,

对女人来说,离婚如果把儿女留在身边,也是好的。女人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就是母亲的代名词,女人只有在履行了母亲的责任后,才会感受到母性的魅力,人生才是完整幸福的。虽说,可能你的经济来源不好,养儿育女可能会很辛苦,但要记住,儿女才是女人的精神支柱,是女人的无价之宝。因为抚育儿女,也会让女人有新的感受,为了儿女,艰苦的生活累不倒她,打不垮她,女人有了儿女会变得坚忍不拔,生活会变得更加多姿多味。

与梅不同,我家的对门女邻居,离婚后,她依然靠做销售生活,虽然钱不是很多,但她每年照样带孩子旅行,和儿子学钢琴,儿子聪明、自信、快乐、有礼貌,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。

所以,做一个幸福的女人,尽管一生重要的事很多,但事业、婚姻、儿女,这三件事才是最重要的。但人生总是反复无常的,一个女人如果三件事只把握好了两件事,或者其中一件,但只要这个女人在一份平常心中,相信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了。

城市空间

# 不用给钱

张虹



早上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,偶然间捡到一部手机。推开了手机肯定着急,可在路边问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失主。眼看要迟到了,慌慌之余将它丢进车筐,先把孩子送进学校再说。

孩子进了校门,我扎下车,查看那个手机的相关信息,寻思着赶紧找到失主。捣鼓了半晌,总算把它的锁屏键找到了。从几条信息的内容上看,失主像是个学生,年纪应该不大,还有什么“家庭套餐”在国庆节期间刚充的话费显示。正查着,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

“你是不是拾到了我的手机?”一个男中音。

“噢,是的,请问……”我正要问他在什么地方,男中音突然说:“我在金水路与东明路交叉口等你吧!”

“好的,我马上到。”我接口道。

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,心里只想赶紧赶到失主。到路口等红灯时,猛然间发现一个未接来电。赶忙顺着那个电话回拨了过去。

“哎呀,我还以为你不想……噢,不是,请问,你到了吗?”还是那个男中音。

“到了。”我简单地回答。

这时,一个身材魁梧,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骑着车子出现在面前。

“你是刚才打电话的人吗?”我问。

“对,对,孩子丢了手机,早上骑车带他上学时可能从兜里掉出来了。”那男人讪讪地笑着。

“你丢的手机是啥颜色的?啥牌子

的?”为了核对信息,我问他。其实,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公安民警的职业习惯。

“是黑色的……”他一一道来。

见情况属实,我把手机还给了他。这时,猛地见他掏出了钱包,嘴里还嘟囔着什么,还递来50元钱。

“你这是干啥?”我惊讶地问道。

“也不能让你白捡,这是给你的报酬。”他振振有词。

我一时无语。

“拾金不昧可是我们上小学时就懂得的道理,你人怎么这样?”

“不是,我,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想,现在这年头没有啥白用的人,这是点小意思。”他还坚持。

“现在的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世俗!”我甩下这句话后,骑车走了。

“那,谢谢!谢谢!”我已经骑出十几米外了,还能听到那男人在那儿高喊。

拉拉一拍胸脯,“真给我总监当,我马上利用有利地形,让猎头帮我北京找一总监的工作。”

王伟不信:“那黄国栋,或者另一个主张提拔你的人,岂不是要落得被天下人耻笑吗?我看你不好意思这么干。”

拉拉很爽快,“那就算了,SH给我总监我也不当。再说了,总监哪里是那么好当上的。”

王伟却说:“我觉得你能行,在我认识的人中,你的毅力超一流,给点儿阳光你就灿烂。”

“切!少阴阳怪气。人家李卫东又不是吃素的,他会干坐着不上呀?”

“这倒是,李卫东手段比你狠,精力也比你好。麦大卫这么喜欢他,我感觉他俩在好多地方应该都挺像。”

拉拉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一拍手:“对呀!叫你说我才发现,这两人的风格还真有七分相似。”

王伟说:“我没说亲戚之间亲热不好,但是太人工了就没啥意思了,都是自己人,干吗搞得跟交际应酬似的?”

拉拉干笑一声,说:“不是你和陆宝宝兄妹情深彼此离不开嘛!我还是为了你才去应酬他们的。”

王伟听出话风不集体活动,并且热情地邀请王伟两口子参加。

据拉拉观察,张东昱在这种场合也有些不太自在,就连邱杰亮两口子,也由开始的活跃变成后来的松松垮垮被动应付。只有陆宝宝一贯保持情绪高涨。

拉拉对王伟说:“她吃了什么补品,怎么精神头那么足?我们那么多人应付不过来她一个?”

王伟笑道:“她那是想对你表示友好。你如果不愿意去,下次她再打电话给你,你把电话给我听,我来推了她。”拉拉听了又觉得这样会伤害陆宝宝,正兀自纠结,王伟笑道:“行啦,我找个机会和宝宝说说。”

王伟的话还真发生了作用。陆宝宝这回果然没有骚扰邱杰亮那一对,单单邀请了王伟两口子周六到她和张东昱租住的公寓玩儿。

拉拉一听头就大了,没有邱杰亮夫妇在场,她更避不开张东昱了。这天出门前,拉拉特意往脸上抹了点胭脂,无奈缺乏水分的皮肤不给力,那红都是浮在面上的,显得有些古怪。

可是,陆宝宝见到拉拉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哟,拉拉!你脸上的皮肤有点干呀。”拉拉当时就飞红了脸,支吾着说不出合适的应对。幸亏张东昱瞧出不对,赶紧过来给解了围。

陆宝宝似乎也察觉出自己那话说得不太妥,忙拉拉拉拉一起下厨。

王伟站在门口,看到陆宝宝对拉拉亲亲热热,拉拉不甘示弱投桃报李,两人凑在一起唠唠叨叨地交流厨艺,颇有姑嫂的感觉。不知怎么的,王伟感到有些无趣,他转身走开去应酬张东昱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,王伟忍不住跟拉拉说:“你俩是不是用力过头了点?用得着装成那么亲热吗?自然点不好吗?”

拉拉大感扫兴,她冲王伟一瞪眼,“谁装了?就算我装了,按你的理论,我能长年累月地装,和真的不就没啥区别了吗?”

王伟说:“我没说亲戚之间亲热不好,但是太人工了就没啥意思了,都是自己人,干吗搞得跟交际应酬似的?”

拉拉干笑一声,说:“不是你和陆宝宝兄妹情深彼此离不开嘛!我还是为了你才去应酬他们的。”

王伟听出话风不集体活动,并且热情地邀请王伟两口子参加。

王伟有些不满:“你说得我离不开陆宝宝。”

王伟有些不满:“你说得我离不开陆宝宝。”

拉拉不肯认输说:“所以呀,你当我乐意费那么大力气呢!你不理解我良苦用心也就罢了,还说我‘装’。再说了其实我巴不得和陆宝宝老死不相往来才好呢,省得隔三差五地被她奚落。”

王伟一看,没法再下去了,只得闭嘴。

夫妻没有隔夜仇,第二天早上王伟主动赔罪,拉拉总算消气了。但她马上提出了一个请求:在动身去北京办婚礼之前,由王伟对陆教授和盘托出她和张东昱的事。

王伟不同意,好一番理论之后依然说服不了拉拉,只得点头同意。

# 连载

他想起他的“一寸情色一寸灰”。奇怪的是,贺武平家里并没有爆发豪门大战,至少表面上风平浪静,雁过无痕。贺武平连冯渊雷都不能容忍,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来自底层的女人?

蒲刃有些不解。

蒲刃又问,蒲刃出事时,她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。

蒲刃问道,都说了些什么?

蒲刃回道是女人。

蒲刃问,能听出来吗?

蒲刃说,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吧,既年轻也不苍老。蒲刃还补充着说,我说我怎么相信你?她说她就是给我寄日记的人。

蒲刃心想,这个人应该是梅金,她走到今天不容易,根本不可能为一段露水情而伸张正义,她要保住手中的一切才合乎情理。那么,她应该希望他速死才对吧,为什么要叫蒲刃来提醒自己呢?也就是说想要他的还有其人?难道还有比梅金更想让他死的人吗?又会是什么人呢?

当然,只要能证明贺武平杀人案成立,与其相关的人就会一一浮出水面。目前的猜测实在毫无意义。

蒲刃开始闭目养神,整个事件的线索已经为他父亲约好了专家,不过为了保险起见,我们需要院长派一个男护士全程陪同。

院长不假思索就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一早,老院果然来了一辆非常正规的白色救护车,有两位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,连同老人院的男护士一块儿把蒲刃的父亲给接走了。

直到傍晚,蒲刃的父亲才被送回来。男护士向院长汇报说,一切都很正常,他们就是去了中山医学院,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。最后研究所的人交代,他们会把检查报告直接交给蒲教授的。院长终于松了一口气,因为下午见人还活着回来,她的确有些担心。

这件事很快就被大伙儿遗忘了。

第六章 真的不想醒来。真的。

大约是在一周之后,梅金又一次接到邦德高科男低音的电话,约她到七号会所吃晚餐。她并没奢望邦德从此跟她两不相欠,但没想到这个来电比她预期的早太多,一根细长的无形绳索已经套在了她的脖子上,并且是可以脚踏抽紧的。